# 一生守望

■梅世雄

## 感　念

### 一

2006年6月29日，一个暑气蒸腾的夏日午后，我走进瑞金叶坪光荣院。

这是我第二次来瑞金采访。两天前，我刚从于都赶来，参加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报道。陪我一同前来的是赣州市委党史办原副主任凌步机。

一路上，凌步机向我讲述着叶坪光荣院的历史，忽然压低了声音："今天要见的这位老人，情况有些特殊。她叫陈发姑，112岁了，是目前赣南年龄最大的红军烈士遗孀。"

后院一棵枝繁叶茂的老树下，坐着一位老人。头发全白了，手里拄着一根竹杖，把手被握得油光发亮。她的背有些驼，但下巴微微扬着，那双近乎失明的眼睛朝向远处。

我走到她面前，蹲下身子，伸出手。

"老奶奶，我是记者，从北京来看您。"

老人握住我的手。她的手很瘦，骨节粗大，掌心布满了厚厚的老茧。她握得很紧，然后仰起脸，用客家话不断地说着一句客套话。

我知道，几十年了，她依旧记着一些人和事——比如"朱吉薰"，比如"冇谈哥"，比如这句不知从哪儿学来的客套话。

### 二

"老人家，给我们讲讲您的故事吧。"凌步机用客家话"翻译"了一遍。

老人沉默了一会儿，像是在记忆里努力翻找着什么。然后她开口了，声音很轻，却透着笃定："我能活到112岁，就是因为我相信红军，相信革命一定会胜利。当年是我让朱吉薰参加红军的，你们来到这里，就是我的娘家人。"

讲到"冇谈哥"3个字时，她用拇指不断地摩挲着竹杖的把手，嘴角微微翘了起来。112岁的老人，说起一个离开了70多年的男人，脸上浮现的不是悲伤，而是一种少女般的羞涩和温柔。

她告诉我们，她的丈夫叫朱吉薰，村里人叫他"冇谈哥"——当地方言里，"冇谈"是说一个人穷得连谈婚论嫁的资格都没有。"可我不嫌他穷。"她说，"我们还年轻，只要肯下力气，日子会好的。"

他们青梅竹马。朱吉薰下田捉泥鳅，她就在田埂上拎着竹篓等他。他上山打柴，她在山脚下唱歌给他听。

1913年，19岁的陈发姑与朱吉薰结为夫妻。她头上扎着朱吉薰买的一根红头绳。"冇谈哥说，他以后有钱了要给我买一根银簪子。我说不要银的，要金的。他说好，等他赚到钱了，给我打一根金簪子。"遥远的回忆像慢放的老电影，一帧一帧闪过。

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朱吉薰站在群众大会的人群里，拳头攥得紧紧的，眼睛亮得发光。他穷了半辈子，连名字都被叫成了"冇谈"，而现在有人告诉他，穷人也可以翻身。

回到家，朱吉薰对母亲说了参军的想法。母亲一听就急了："你是独子，你去当兵了，这个家怎么办！"伯父也跑来劈头就骂。朱吉薰一言不发地蹲在门后。

那一夜，他在黑暗中翻来覆去。天亮前，她侧过身，开口打破了沉默："你去吧。家里有我，我会照顾好娘。我们都是穷苦人家，参加革命是为了更多人过上好日子。这样的事情，我们应该去做。"

那时候，陈发姑已经参加了苏区的妇女工作队，成为村里一名妇女干部。她积极组织和动员村里的姐妹们筹粮筹款，为红军战士缝制军衣、打草鞋，到红军医院里照顾伤病员、送饭。

出发前，陈发姑为他收拾了包袱：两套缝好的布衫，一双连夜赶制的布鞋，一小袋炒米。1934年10月，朱吉薰随中央红军踏上漫漫长征路。临行前，朱吉薰对陈发姑说："不要难过，等着我，我一定会回来的。"

她点了点头，说："你安心去，我会等你回来。"

### 三

红军离开后，国民党军队攻占瑞金，对革命群众进行疯狂迫害。陈发姑既是苏区干部，又是红军家属，不幸被捕。敌人对她严刑拷打，逼她脱离革命队伍，与丈夫脱离关系。

"我就一个信念，革命一定会胜利，冇谈哥一定会回来。"她挺过了酷刑，设法逃了出去。那之后，她躲进深山老林，挖野菜啃树皮。丈夫走后的第3个年头，婆婆因病去世。孤单的陈发姑更加迫切地想知道丈夫的消息。

她常常倚在门框上，一边唱着送行时唱过的歌，一边眺望村口。她哼着那首苏区的山歌："哇哩（说了）等你就等你，唔（不）怕铁树开花水倒流。水打石子翻转身，唔（不）知我郎几时归？"就这样，她一年一年地唱着，等着。

她识字不多，次次托人写信，却都石沉大海。新中国成立后，有关部门调查认定朱吉薰可能已经牺牲了。但陈发姑坚信丈夫是去执行保密任务，一定会回来的。

有人劝她改嫁，她不同意："吉薰是光荣的红军，我要守着我们两个人的家。万一哪天他回家了，他找不着我，会着急的。"

一年打一双草鞋，成了她的寄托。即使后来双目失明，她仍旧没有停止。别人劝她别打了，她说："冇谈哥最喜欢穿我打的草鞋。万一他哪天回来了，没有一双合脚的草鞋，怎么走那么远的路回家呢。"

1958年，已经64岁的陈发姑挑着自己编织的24双草鞋，住进了叶坪光荣院。有人跟她说，你是烈属，政府会管你的。她却说："我冇谈哥走的时候，我们可没跟革命讲价钱。现在革命胜利了，我凭什么跟革命算账呢？"

### 四

老人说到激动之处，忽然一把抓住凌步机的手，眼睛朝向凌步机："同志，我冇谈哥还有什么消息吗？"

凌步机愣住了。这位从事党史研究工作30多年的老同志，习惯了用史料说话，用档案证据核实，但那一刻，面对一个112岁的老人，他张了张嘴，却什么都没说出来。我忍了很久的眼泪，在那一刻终于没能忍住。

最终，凌步机用客家话轻轻说了一句："发姑，吉薰同志如果泉下有知，看到你被照顾得这么好，他会放心的。"老人听了，点点头，松开了手。

朱吉薰究竟倒在了哪里？陈发姑直到去世，也不知道确切的答案。凌步机告诉我，陈发姑收到丈夫的唯一消息是"北上无音讯"5个字。

"北上无音讯"，这5个字，是多少红军家属收到的关于亲人最后的消息。

在光荣院里的时候，陈发姑时常会慢慢走到院子里，在老树下坐下来，开始编草鞋。竹杖靠在手边，麻绳在指间穿梭。院子里安静极了，只有麻绳穿过草鞋的声音，沙沙，沙沙，像极了远处传来的脚步声。

2008年9月12日，陈发姑在叶坪光荣院安然去世，享年114岁。

2026年，长征胜利90周年，我再次来到瑞金。叶坪光荣院已经翻修一新。光荣院里新布置了一间红色陈列室，墙上挂着陈发姑的照片——她穿着那件粉白相间的圆领衫，低着头，手指正在搓着一根麻绳。阳光打在她花白的头发上，给她整个人镀了一层金边。我在照片前站了很久。

瑞金的夜很静，我来到叶坪红军广场。红军烈士纪念塔被灯光照亮，在浓重的夜幕下像一枚竖立的子弹，直指苍穹。纪念塔前的地面上，有人用红丝带系了一束映山红，旁边放着一双新的草鞋。

这一刻，我想起了陈发姑。

## 红色足迹

# 回龙场渡口

■胡启涌

贵州省遵义市余庆县大乌江镇的回龙场渡口，是1935年1月中央红军长征突破乌江天险的三大渡口之一。曾经野性十足的乌江，如今在国家"西电东送"工程中已变得壮阔娴静。水位的抬升，让茶山关渡口和江界河渡口没于水面之下，唯有回龙场渡口至今保存完整，成为中央红军突破乌江天险的纪念地。现在，这里建起了长征国家文化公园。

乌江发源于海拔2000多米的乌蒙山脉，全长1037公里，在重庆涪陵汇入长江，是长江上游的一级支流。这条江，先秦时称延水，唐宋时称黔江，元代始称乌江。1935年1月2日，寒意弥漫，江风凌厉。红一军团第1师到达余庆，决定从回龙场渡口渡过乌江进入黔北占领遵义。红军在当地船工的帮助下成功渡江，一举消灭渡口守敌。为了甩掉尾追而来的国民党军，必须快速搭建浮桥让主力过江。可是湍急的江上除了翻滚的白浪之外，空空荡荡，无船无桥。当地百姓拆下门板，扛来竹子，拿来绳索，一场军民团结一心、共建浮桥的火热场景在渡口上演。很快，一座横跨乌江的浮桥建成。随后，红一军团主力、红九军团从回龙场渡口过江。渡江时天空飘着零星的雪粒，红军心里却暖烘烘的。后来，时任红1团团长杨得志，在回忆过江的情景时这样说："我们借着江岸闪动的红光，顶着风、冒着雪，披着雪粒和浪花，行进在烈马般的乌江江面上。"同时，红三军团从今播州区尚嵇镇茶山关渡过乌江。军委纵队、红五军团等由瓮安县江界河渡过乌江。6日晚，红一军团第2师第6团巧施计策，夜袭遵义，于7日凌晨智取遵义城。

乌江水长，山河永记。今天的回龙场突破乌江纪念园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遵义段的重要组成部分。纪念园正中是高达19.35米的主题雕塑，象征着难忘的1935年。雕塑顶端，是一名红军号兵昂首吹号的雕像。主题雕塑两边是6块突破乌江的场景浮雕，生动再现了当年红军在此渡江的情景。我们一行人面对雕塑列队致敬后，往江边的回龙场渡口走去。两岸沉静，江水茫茫，如今站在江边凝望，宽阔的江面已不复当年的激浪翻滚。

突破乌江陈列馆离渡口不远，面积不大，内容却很丰富。讲解员对着一张"门板标语"图片讲解时，我不禁想起两年前采访李玉清一家的情景，以及他们一家四代守护红军"门板标语"的感人故事。

李玉清家就在离渡口约3公里的半山之上。渡江前夕，红军在李玉清家的两块门板上写下了"夺取国民党的武器来武装红军民众""红军士兵是工农，不要拿枪杀工农""打倒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等革命标语。红军搭浮桥过江时，李玉清毅然卸下家中的门板送到江边。红军主力过江后，李玉清把自家的门板扛回家、重新装上。

后来，他担心门板上的标语被地方反动民团发现，就用两块新木板替下，把旧门板藏起来。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李玉清才将旧门板重新装上，并告诉人们这段动人故事。临终前，他叮嘱儿子李大泽、孙子李光武要守护好门板，上面有红军留给百姓的话。如今，李光武也是这样叮嘱自己的儿子。90多年来，李家的房子翻修数次，"门板标语"却在4代人的守护中保存完好。乌江边上的百姓支持红军突破乌江的故事，犹如流淌不息的江水，掬起一捧都是动人的军民深情。

离开回龙场渡口，我们来到位于红渡村水车山组的指挥部旧址。指挥部旧址是一栋传统的黔北民居，院里青石满铺，屋顶灰瓦覆盖，在几棵大树和几丛芭蕉的掩映下，显得十分幽静。这里原是当地村民伍万顺的老宅。1935年1月初，红1师师长李聚奎、政治委员黄甦，红1团团长杨得志、政治委员黎林等住在这里，发出了一系列作战命令。他们还策划组建了岩门武工队，发动当地百姓帮助红军探山路、扎竹筏、找沉船。

新中国成立后，回龙场渡口所在村更名为"红渡村"。2015年，当地政府决定复建指挥部旧址。伍万顺的孙子伍文高将祖上的老房子无偿献出。

返程途中，我们再次经过回龙场。在公路旁列队站定后，我们久久凝望着不远处的渡口。金色夕晖洒满乌江江面，那座红色渡口静默而庄严。我们一齐肃立，向它，也向那段血色记忆，郑重致敬！

壮英雄气　砺强军志
新时代军旅诗歌创作选登

## 祖国，让我幸福的词语

■峭　岩

祖国，一个让我幸福的词语
有了它，所有的事物都向着光亮
鸟儿向空飞翔
花儿向阳绽放
征路的跋涉，雪山的喋血
钢枪在挺立，战马在嘶鸣
奔赴里，我们
把铁擦拭得锃亮，锃亮

一个词语，填满我的心间
一种情感，至死不渝
"祖国，我的母亲
祖国，高于一切"
可心的词语，一读就落泪的词语
没有什么可以代替它的位置

我是说哟
只要心里装着祖国
钢枪就不会生锈
城市不会停止向前的脚步
农村也要拔节向上
每一寸土地
都注入新鲜的养分
每一条河流
都流淌着特色的诗意

沿着它，我走向人群
走向历史的深处
我低头问放羊的老人
他伸出被握过的那双手
泪花里闪烁着窑洞的神奇
我问村头雀跃的孩子
笑声里有一声贴心的话语
我亲吻坡地上的庄稼
地垄上
升腾着"遍地英雄下夕烟"的诗句
我问被硝烟熏染的山路
它仍翘首眺望一队远去的马蹄
山呢，还是那座山
可它在目光里一寸寸拔高
水啊，还是那条水
可它在时光里一波波泛绿
重新站队的旧屋老村向阳欢笑
为站进新的田野而神气
进山进村的公路拉直了父辈的背影
乡愁有了另一种幸福的甜蜜
而老树，枯藤，昏鸦的古道
也已是江南，桃红，柳绿

是啊，有梦在远方
我们都是追梦人
有一个词语装在心里
荒凉穷困，会变成坚毅与辽阔
征路再远，也会所向无敌
只要我们脚下有根
没有春风吹不绿的山脊

## 曙光里的中国

■兰　政

群山在此矗立
我怎能不倾听群山深沉的声音
斑斓曙色
照进时代的门扉

向前吧
跟随着明亮的灯火
跟随着麦穗、钢花、墨香和琴声
跟着嘹亮的起床号声和鸡鸣
穿过山岳与溪流
奔赴曙光里的中国

一座座军营
散发着蓬勃的气息
烟雨中的村庄
漫溢着炊烟的暖意
太行山蜿蜒的石阶
镌刻着赶路人明亮的足迹
苏醒的原野披着满身晨曦
手牵着手
走在新时代
当我们走进新的一天
每一条溪流
都传唱着
名为"中国"的春日讯息

## 把深爱唱给你

■韩　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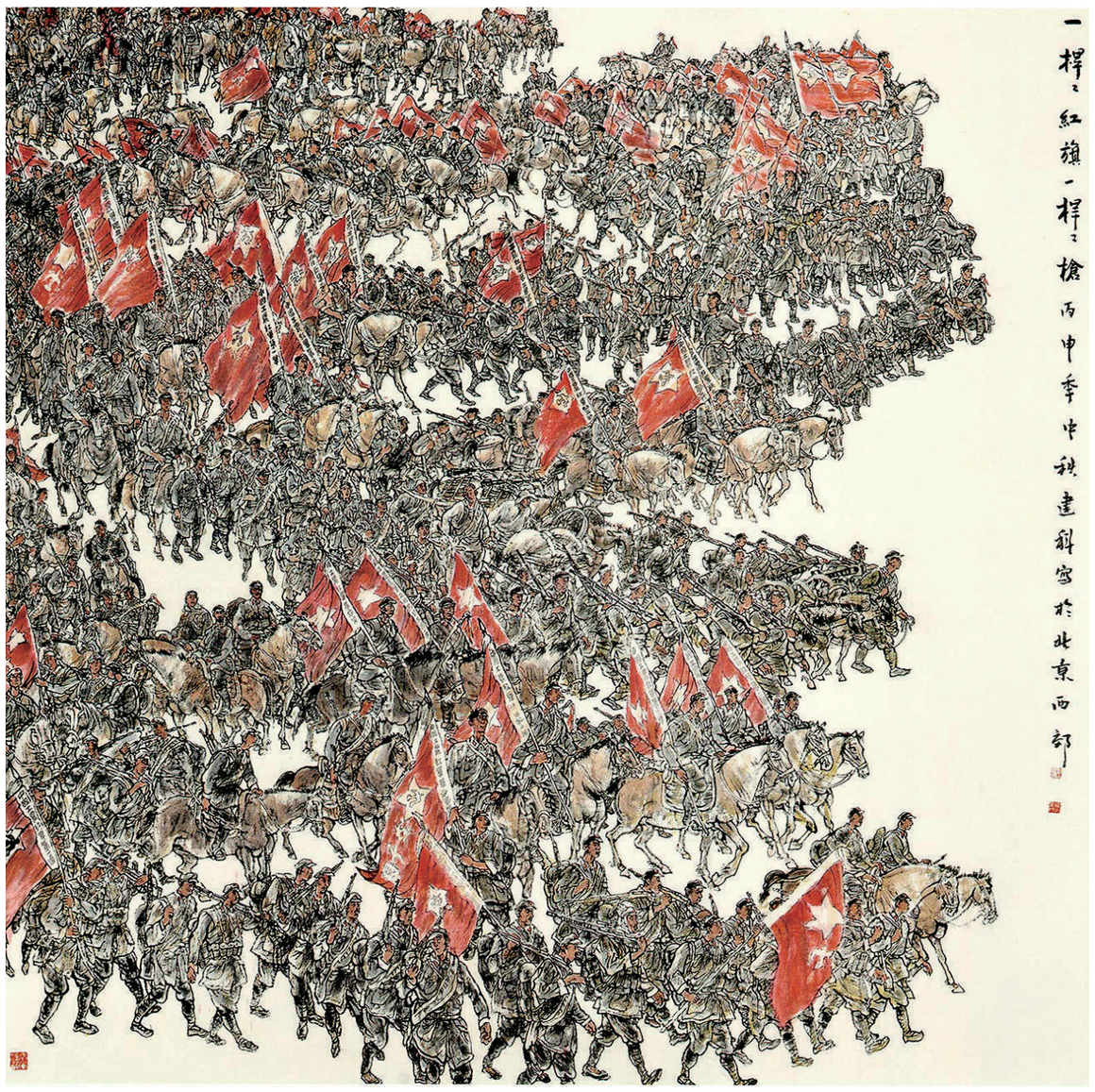
十月，我站在第一缕晨光中
紧握钢枪
金风吹来
稻香、炊烟
和收获的歌声
弥漫在原野

听
那是用脚步丈量过的旋律
从晨曦初露到昏黄落日
再到漫天星子的梦幻时刻
每一块山石
都记得我的脚步
每一株无名的小草
都听过我的歌声

我要把深爱唱给你
用旗帜下铿锵的誓言
用界碑前挺拔的身姿
用金色的心灵
不需要琴弦和鼓点
我的喉咙里
就装着长江黄河
无需乐谱
每一次歌唱
都是对脚下土地的承诺

我想把深爱大声唱给你
我的祖国
当十月的晨光
照亮战位的时刻
我的歌声与山海、旗帜
骄傲地站在一起
唱着，唱着
听吧，这歌声——
永远滚烫，永远年轻

文学作品




一杆杆红旗一杆杆枪（中国画）　吴建科作

第6775期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34号　邮政编码：100832　查询电话：(010)66720114　发行电话：(010)68586350　定价每月20.80元　零售每份0.80元　承印单位：解放军报社印刷厂